文化中国行

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出产的素三彩象形执壶。

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入选世界遗产

窑火耀世界 南海留相思

■ 李剑

【编者按】7月25日，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，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、第43项文化遗产，也是全球首个以完整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为核心的世界文化遗产，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“瓷”主题的空白。

经由“海上瓷器之路”出口海外的景德镇精美瓷器，也曾在海南留下印记，今天，从深海1500米处出水的景德镇瓷器，便是最好的物证之一。本期海南日报《文化周刊·文史荟》特约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李剑先生撰文，介绍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为何能跻身世界遗产之列。

唐宋以来，景德镇瓷器远销海外，跨洲越洋，走出了一条世人称颂的“海上瓷器之路”。瓷器以它特有的方式沟通了世界，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，世界也由此认识了中国。

从为数不少的南海水下考古成果展览，以及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内陈列的深海出水景德镇瓷器，可以想见，数百年前，产自景德镇的海量瓷器，搭乘远洋帆船，经由海南岛东海岸，穿越汹涌的南海，难抵惊涛骇浪沉眠于千米海底，定格了古代海上瓷路的贸易盛景。

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、湖田古瓷窑址、高岭瓷土矿遗址、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构成，包含御窑厂窑址等15组遗产要素、共计45处遗产点位。此次申遗实现重大突破，是我国首次以完整手工业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。

国内名窑林立，海外瓷业各有特色，为何唯独景德镇能够代表人类手工制瓷文明登顶世界遗产之巅？答案在于这一遗产完整保存了10世纪至19世纪从未间断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，其独创的二元配方工艺、精细化产业分工，树立起前工业时代手工业发展的标杆。

南海西北陆坡×景德镇落马桥
印证影响世界的硬质瓷工艺

景德镇元代首创的瓷石+高岭土二元配方，是改写世界陶瓷史的重大革新。这项突出价值恰好契合《世界遗产名录》评定标准Ⅱ——侧重文明交流、技术传播与跨地域创新影响力。

元代以前，国内所有窑场均采用单一瓷石制坯，烧制出的瓷器胎体松软、耐热性差，大件器物极易变形、塌陷。景德镇工匠率先实现技术突破，独创“瓷石+高岭土二元配方”的原料配置工艺，通过配比改良，胎体耐高温、抗变形能力大幅提升，能够稳定烧制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硬质瓷，实现了薄胎、大件、规整瓷器的规模化生产。如今国际陶瓷学界通用术语“Kaolin（高岭土）”源自景德镇高岭村地名，足以印证其世界性技术影响力。

二元配方技术的成熟，成为景德镇长期引领全球高端瓷业、支撑大规模外销的根本技术基石。凭借优质的原料和领先的工艺，景德镇始终保持开放创新姿态：元代引入西亚钴料，结合本土彩绘工艺创烧成熟青花瓷；明清吸纳域外色彩、装饰技法，迭代研发粉彩、珐琅彩等高端彩瓷。

与此同时，景德镇持续向外输出整套成熟制瓷工艺，深刻推动亚洲、欧洲陶瓷产业革新，更为18世纪欧洲硬质瓷的技术研发提供重要技术参考和工艺启发。

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海量落选贡瓷标本，在“落选砸碎掩埋”制度的间接助推下，珍贵工艺谱系得以保留，清晰记录了青白瓷、青花、五彩、颜色釉等技术迭代的完整脉络。

南海西北陆坡明代沉船考古成果进一步佐证，出水珍稀瓷胎珐华彩、定制外销瓷等器物，与景德镇落马桥窑址遗存高度匹配，印证明代景德镇极强的市场适配能力，可顺应海外审美主动改良工艺、实现定制高端外销瓷，成为当时中外技术交融、经贸互通的核心载体。

千年未曾中断×五大片区窑址
见证独一无二的中华瓷业文明

《世界遗产名录》评定标准Ⅲ，强调遗存能够真实、独特、持续地见证一种成熟的古代文明传统。在全球陶瓷遗存体系中，唯有景德镇拥有跨越10世纪至19世纪从未断代的完整制瓷脉络。

不同于国内多数窑场“兴起—鼎盛—衰落—断代”的发展轨迹，景德镇自宋代青白瓷（影青）创烧并繁荣开始，历经元代青花崛起、明清彩瓷鼎盛，千年窑火代代延续、产业体系从未中断。

相较于国内其他窑口仅存零星窑址，景德镇五大片区、45处遗产点位构成闭环完整的产业实证体系：高岭土古矿、长岭瓷石矿、水碓加工等多处遗址，留存了古代原料开采、淘洗、制坯的全流程遗存；蛟潭古柴林与水运遗存，还原古代燃料采伐、转运、供给的完整链条；湖田窑、御窑厂、落马桥层层叠压的窑址地层，完整记录近千年制瓷工艺迭代轨迹；镇区古作坊、瓷行、街巷遗存，真实还原古代规模化瓷业生产、交易的完整场景。

整套遗存体系时间清晰、链条完整，全方位保存了中国古代手工制瓷产业从萌芽、成熟到鼎盛外销的全过程，是全球独一无二、不可替代的中华瓷业实物见证。

生产分工革新×承接外贸记忆
开创领先时代的产业格局

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还符合《世界遗产名录》评定标准Ⅳ——代表人类手工业技术与产业组织的杰出发展范例。

在烧成技术层面，千余年来，景德镇窑炉体系持续迭代升级，从宋代龙窑、明代葫芦窑，逐步改良为结构科学、温控精准的清代镇窑（蛋形窑）。镇窑以其独特的窑体结构、高超的砌拱技术等著称于世。工匠巧妙利用窑室前后温差实现分区烧造，精准把控氧化、还原气氛，做到“一窑多品”，青花、颜色釉、釉里红等各类器物同窑共生，兼顾产量与品质，这种烧成方式代表了古代高温烧成技术的巅峰水平。

在产业模式层面，景德镇开创了超前的社会化精细分工体系。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记载“一坯之力，过手七十二，方克成器”。区别于传统手工业一人包办成型、装饰、烧成等重要工序的小作坊模式，景德镇将拉坯、利坯、绘画、施釉、烧窑、包装等工序细化为独立工种，工匠终身专攻一道工序，形成近似流水线的专业化生产模式。

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对应的价值内涵，也契合《世界遗产名录》评定标准Ⅵ——聚焦遗产与重大历史事件、活态文化传统、人类集体文明记忆的紧密关联。

景德镇瓷业发展史，就是一部贯通陆海、联通世界的中外交流史。瓷器经昌江水运集结，顺流转入鄱阳湖、通达长江，既沿内陆水道行销九州大地，也转运至东南沿海诸港，扬帆远航、行销海外，是延续时间最长、贸易规模最大、影响力最广的中国制造、世界商品。

南海西北陆坡一号、二号沉船考古成果，为此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证。数以万计的瓷器绝大多数为景德镇窑口烧造，这些沉寂于1500米深海的精美器物，不仅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“时间胶囊”，更揭示了当时商船依托海南岛东部航线往来穿梭的历史事实——海南，正是这条“海上瓷器之路”上的重要补给枢纽与中转节点。陆地上的窑址遗存与海洋下的沉船遗址互为佐证，向世界还原呈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、互通互利的海洋贸易记忆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景德镇并非静态遗址标本，而是遗存实物与活态技艺共生的文化遗产。七十二道制瓷工序代代相传，传统拉坯、手绘青花、古法施釉、柴窑烧制等技艺延续至今。**【作者系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】**

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出产的青花孔雀牡丹纹大盘。

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出产的绿釉梅瓶。

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出产的珐华贴金镂空孔雀牡丹纹大罐。

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出产的矾红彩描金龙纹碗。

本版图片均由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提供

文博苑

一块匾和两首诗
张岳崧千里祝福忘年交

■ 陈新

在定安县城西边约10公里处有个美太村（原美泰村），村里的陈氏后人存有一块“洛社耆英”的匾额，为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所赠。匾额的主人是当时美太村耄耋之年的陈万。陈万与张岳崧是忘年交，曾在一起读书。

“洛社耆英”贺匾为长方形木质匾额，长216厘米，宽52厘米，厚3厘米，工艺考究。匾身正中以阴刻技法镌刻楷书“洛社耆英”四字，字体端庄浑厚，漆金装饰；匾额右侧阴刻竖排楷书“恭祝寿山先生老大人九秩荣庆”；左侧阴刻竖排楷书“赐进士及第国史官张岳崧拜书”。该匾至今保存完好，悬挂于陈万后人的老宅横梁之上。

据查，“洛社耆英”源自正史典故，“洛社”指宋代洛阳的“耆英会”，北宋年间，文彦博、富弼等德高望重的退休高官与名士，在洛阳集结成立“耆英会”，成员皆为年高有德、才学出众的长者，后世便以“洛社”代指德高望重的乡贤耆老群体；“耆英”的“耆”，古时指六十岁以上的长者，泛指年高有德之人；“英”字指才智出众之人。张岳崧是用对待高龄贤士的顶级敬语，来赞颂陈万公的德行与名望。

陈万在十里八乡有“布衣鸿儒”的美誉，他德行好，威望高，热心文教，其先祖陈豪，原籍福建泉州府晋江县，宋徽宗时在太学读书，以诗赋赐进士，官选翰林院大学士。族谱记载，陈豪在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更名陈好避难琼州，入赘千户温朝珍家（在今海口市东山镇苍原村），成为海南陈氏渡琼始祖之一。陈豪后人散居海南岛多地，其中美太村的陈万为其二十二世孙。

陈万（1741年—1822年），字寿山，号福攸，家境清贫，自幼嗜读诗书，颇具才思，屡次科考未得志。他一生持躬诚实，和睦乡邻，以勤俭治家为训，善为后人留福，族中大小事务，兄弟长辈皆倚重他牵头主持，威望甚高。他尤为重视子弟教育，爱惜读书向学之人，凡族中或乡邻子弟有志参加科举、因贫寒无力应试者，他皆全力扶持倾力资助，他为人正直，从不与轻薄浮躁之辈同流合污，潜心宗族事务的他，与同族长辈纂修族谱，筹款建造祠堂。

乾隆戊申年（1788年），年已四十七的陈万，与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张岳崧，在县学相逢。他们相差三十二载，却一见如故，志趣相投，同窗共读，同场应考，朝夕相伴。陈万视张岳崧如子如弟，悉心照拂，张岳崧敬陈万如师如父，倾心相随，二人情谊远超普通学友，这段忘年交近乎父子至亲。

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，张岳崧参加殿试，高中一甲探花，陈万虽无科举功名，但他回乡以诗书自娱，以文教扶掖后进，直到终老。他的次子陈文选，历任徐闻县训导、海康县教谕，且与张岳崧也有来往，结下深厚交谊。

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陈万八十大寿。远在京城的张岳崧，念及半世情谊，挥毫写下“洛社耆英”四字，制成金字牌匾，遥贺寿翁。

张岳崧除了题赠“洛社耆英”牌匾，还赠了两首贺寿诗，其一：“矍铄征眉寿，南弧炳曜明。传经推老宿，钓渭拟耆英。杖履优游庆，芝兰茂蔚生。期颐绵鹤算，添得海筹盈。”其二：“忆昨游黉序，于君共角巾。茆香泮池水。桂树小山春。五子箕裘美，三多福庆臻。登堂云隔海，南望祝生申。”

学林一叶

钱锺书的临时署名

■ 陈佳

钱锺书先生虽蜚声中外，却最厌浮名虚誉，对待后学总是谦和有礼，更不与晚辈争分毫功名。这份谦抑风骨，从他鲜为人知的临时署名里可感知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钱锺书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期间，入职古代文学研究组不久的青年学者吴庚舜撰写了一篇关于《长恨歌》的论文，并专门请钱锺书指点。钱先生没有半分大学者的架子，不仅欣然应允，还悉心修改补充，字斟句酌，倾注了不少心血，让文章增色不少。待论文定稿发表时，吴庚舜十分感激，坚持要署上钱锺书的名字，以示谢意。

钱锺书再三推辞，实在推脱不过，可他既没有直接署本名，也没有使用自己唯一的正式笔名“中书君”，而是取用了“孙辛禹”这一临时署名。吴庚舜不解其意，钱先生便笑着解释道：依照天干顺序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辛在庚后，对应吴庚舜的“庚”。参照古代圣贤排序，尧舜禹汤文武，禹在舜后，对应吴庚舜的“舜”。而姓氏选用“孙”，则是取自《百家姓》中“赵钱孙李”，用自己本姓“钱”之后的“孙”字。钱锺书选用“孙辛禹”三字，字字都在表明，自己只是略尽绵薄之力，功劳理应全部归于吴庚舜。

1965年，吴庚舜又与钱锺书合写了一篇论文《也论长生殿》，并以“吴庚舜、孙辛禹”为署名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杂志1965年第二期上。钱先生对论文作了详细的修改，在论及李隆基这一人物情感时，引用了《金瓶梅》“有甚心上人心下人”一段话，就连题目《也论长生殿》也是他选定的。吴庚舜后来回忆，文章发表前，他曾特意将“孙辛禹”放在前面，可钱锺书坚决不肯，执意要吴庚舜列名在前，并笑着说：“你是庚、我是辛，你是舜、我是禹，我自然在你后面。”

世人皆知，“中书君”是钱锺书唯一的正式笔名，而“孙辛禹”不过是他为谦让后辈而临时所用。其实，以钱锺书的学识与声望，即使署真名乃至排名在前，也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，可他偏偏不愿掠人之美，争抢虚名。

文史荟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3时10分 印完：6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